

Siwashung zhe!

# 啊， 拓 荒 者！

〔美〕薇拉·凯瑟 著 资中筠 译



A 'Juchung' zhe!

啊



荒

者



〔美〕薇拉·凯瑟 著 资中筠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Willa Cather  
O Pioneers !

---

本书根据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1 年 Sentry Paperbound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啊,拓荒者!/(美)凯瑟(Cather,W.)著;资中筠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

ISBN 7-02-002535-8

I. 啊… II. ①凯…②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328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16 千字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7.90 元

## 中译本重版序

这本书最初翻译出版是一九八三年，后又于一九八九年被选入“佳作丛书”再版，不过虽称“佳作”，却印数极少，市场几乎没有见到。近来薇拉·凯瑟似乎又开始在我国受到注意，现在本译著有机会重新出版，这是大好事，因为我一直认为薇拉·凯瑟是一个非常值得介绍给我国读者的美国作家，无论是从文学、美学的角度，还是从深入了解美国，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都是如此。而于凯瑟的众多著作中，我又对《啊，拓荒者！》情有独钟，部分感受过去已经写过，全文发表在《美国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题为《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现在附于本书之后。在重新修订译文时，我还是不断地为这本小书丰富的内蕴和诗意的美所打动，觉得过去写的意犹未尽，再作一些补充：

自始至终弥漫于全书的是一股蓬勃朝气，向上、向善，充满希望。这希望来自劳动，来自创造，来自人的自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人、马、草、木、庄稼，乃至野鸭、秋虫都是健康的，生机勃勃。对于大自然的严酷和人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生存条件，作者尽情描写，毫不留情，但是，看不见任何潦倒相。要末

咬紧牙关坚持奋斗,直到战胜自然;要末对土地失望,远走他乡,另谋出路,却没有那种懒懒散散,“凑合着”活下去,以无病呻吟,怨天尤人打发日子的景象。柏格森太太,一个最平凡不过的家庭妇女,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保持一个整洁的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得这个家没有在精神上解体,就体现了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故事是从柏格森先生之死开始的。他在这土地上奋斗了十一年,到头来还清债务后等于还得从零开始,而他已耗尽生命,永远倒下了。即便如此,他还没有对这土地失去信心,在他最后的病床边,气氛是沉重的,但是没有眼泪,有的是对家业的托付和承诺。这个故事写了许多生离死别的场面,也写了极度的痛苦和悲哀,有的甚至惊心动魄,但是没有悲悲切切的哭泣和哀鸣,唯一的一次正面写到哭的是柏格森太太表示决不离开“分界线”。

这种精神的力量首先是体现了来到这新大陆的移民的特质:他们毅然决然背井离乡来到这天涯地角,就是准备冒风险、披荆斩棘,闯荡出一番家业来。因循守旧,甘于苟活下去的人就不会来了。另一个重要源泉就是宗教信仰。薇拉·凯瑟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先信新教,晚年转向天主教。本书中的人物信奉不同的教派,但是都能和睦相处。宗教对他们说来是精神的支柱,是感情的最终寄托,可以使受苦的心灵得到慰藉,可以使尘世的情欲得到升华,甚至可以打破生与死的界限,这是共同的。对于这种精神力量最精彩的描写是阿梅代葬礼那一章。一个

鲜龙活跳的小伙子，一年前刚和心爱的姑娘举行了热闹的婚礼，摇篮里有一个新生的娃娃，地里有一架新买的收割机，麦田里丰收在望，在这样令人艳羡的美满幸福之中竟意外地死了。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对年轻的妻子又是怎样沉重的打击！但是作者的笔墨没有放在亲人呼天抢地的哭声，和乡亲们沉重的哀悼上，而是别出心裁地把葬礼安排在为适龄少年举行的“坚信礼”的次日。主教把自己的时间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平分，而重点在生者，因为，如本章开头第一句话所说：“教会一向主张，生活是为生者而存在的。”于是同一村的乡亲们在为阿梅代的葬礼准备黑纱的同时，也为那些少年们准备白衣衫、白面纱。“坚信礼”是每个少年正式为教会接纳的第一个门槛，也是每一家的大事，几乎倾镇出动。尽管参加者中有穿丧服的阿梅代的亲戚，但是在“万福，玛利亚”的动人心弦的歌声中列队而入的白衣少年一张张清秀、虔诚的脸庞毕竟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当然，阿梅代的生前好友们并没有忘记他。那些年轻人在教堂前带着深切的怀念诉说关于他的种种，使他们的悲痛得以缓解的是他们坚信“那只看不见的手臂现在还在阿梅代身边；他通过尘世间的教堂到达了千百年来信和望的最终目标——凯旋堂”。年轻的骑士们迎接主教那一幕完美地表现了薇拉·凯瑟心目中宗教的圣洁与现世的青春活力的结合，此情此景令人心醉：

一声上马令下，年轻人都骑上马缓步走出村庄；但是一旦出了村子，来到晨光普照的麦地，他们都收不住自己的马，也控制不住自己火样的青春热情奔放。他们渴望做一次向耶路撒冷朝圣之行……他们迎上了主教，他坐在敞篷马车里，由两名传教士陪伴。小伙子们像一个人一样一齐用一个大幅度的动作脱帽致敬，并低下头来，让这端庄的老人举起两个手指，施以主教的祝福。骑士们像卫队一样向马车靠拢。……主教……向传教士们说：“多好的小伙子！我们教会仍旧有自己的骑兵。”……当队伍经过离村半里地的墓穴时……老比埃·塞甘已经拿着镐和铁锹在那里掘阿梅代的墓穴了。主教经过时他脱帽下跪。小伙子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离开老比埃，转向山上的红色教堂，金色的十字架在尖顶上发出火焰一般的光芒。

亚历山德拉自己更是不止一次从宗教中求得安慰和缓解痛苦：坚强如她，总也有心力交瘁，渴望有所依靠的时候。每当此时，经常有一只强有力的臂膀在她似梦非梦之中出现，把她托起而行直到疲劳尽消。最后一次出现是她在因艾米之死受到重大打击，处于极度痛苦之中时，她终于悟出这臂膀属于谁，显然是指耶稣基督。书中含蓄地暗示，在她感到举目无亲，心灵极度孤寂时，曾有过把自己托付给那个梦中出现的“最全能的爱人”之想。但是，当卡尔终于来到她的身边之后，她就不再做那个梦了。所以，不论是对法国教堂周围的年轻人还是对亚历山德拉而言，宗教只是缓解剂、净化剂，它为在谋生存的斗争中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的人们提供一个休憩

和愈合创伤的场所,而不是吸引人们逃避现实。它决不能代替尘世的绚丽多彩的生活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总之,它给予的启示是入世的而不是避世的,否则就没有拓荒精神了。

不少中外论者认为薇拉·凯瑟的作品代表了在美国迅速走向工业化和大城市急剧发展的时代对农业社会的怀恋和在物质文明急剧发展中对精神美的呼唤和维护。的确是如此。但是这决不同于中国式的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或是“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隐逸情怀。作者以大量篇幅正面写了亚历山德拉——实际也是作者自己——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尽管如此,外面的大世界对生活在农场的人们还是有强烈的吸引力。亚历山德拉本人不会离开土地,但是对于作为她的骄傲、她的希望的小弟艾米,她的目标却是要他脱离土地去闯天下,去过新的生活。有一段似乎是轻描淡写的同卡尔的谈话是意味深长的:亚历山德拉说,“我宁愿要你的自由而不要我的土地”,在卡尔描述了自由意味着哪里都不需要你,在纽约那种城市中“人”如何丧失个性,迷失自我,变成“滚动的石头”,以及人际关系的冷酷之后,亚历山德拉说:

可是我还是宁愿让艾米像你那样成长起来,也不要像他两个哥哥那样……在这里,我们变得越来越粗笨、沉重。我们不能像你一样轻便地行动,我的思想也逐渐僵化。如果世界不比我的玉米地更广阔,如果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别的,我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为

之操劳的了。不行,我宁愿让艾米像你一样也别像他们一样……

为加强她的意思,亚历山德拉又讲了她的一個长工的妹妹的故事:那个女孩子在没有到过玉米地以外的世界之前,生活的单调使她苦闷得企图自杀;但是在家人把她送到别的州逛了一趟之后,再回到原处,情绪就变了样,说是生活在这样广大,这样有趣的世界,上,就心满意足了。亚历山德拉说她自己也是由于知道外边世界的情况才安于自己的生活的。

这一段篇幅不多,却很重要。使得这本书不是反对工业化的重农主义。农民的心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工业化城市居民有很大差别,这点甚至在今天的美国仍然相当明显地存在。但是像亚历山德拉的对土地的眷恋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世代代困守一隅,闭塞、保守、落后的农民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农业的发展几乎与工业同步,而且农村很快享受到工业化的好处,不出一代人,“分界线”就大变样,许多人家装上了电话,阿梅代用上了收割机,甚至纽约、华盛顿的政党政治也已影响到这里,像罗·柏格森那种刚刚“脱贫”没几年的青年农民就已经有了党派倾向,以西部代言人自居,对参政跃跃欲试了。这就是美国。这批拓荒者是美国的中坚,他们的故事是美国发展史一个侧面的缩影。洋溢于字里行间的青春活力给人以“满园春色关不住”之感,但是出墙来的并不是一枝红杏,而是像火焰般怒放的红色野玫瑰。作者着意要写的就是这火一样的青春,它浓

缩在卷首的诗篇中：

这一切啊衬托出青春  
像火红的野玫瑰般怒放，  
像云雀在田野上空歌唱，  
像明星在薄暮中闪光。  
柔情恼人的青春，  
饥渴难耐的青春，  
激情奔放的青春，……

最后，文学之为“文”学，自然与文字分不开。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要素之一，就是要在文字上见功力。单纯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堪称美文，在英语创作中应属上乘。首先是朴实、凝练，从每一个场景到全书，都是以简短的文字表达极为丰富的内涵，使之非常耐读，每读一遍都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更具特色的是作者特别善于用文字作画，从一开始在内布拉斯加高原上狂风怒号中挣扎的汉努威小镇起，就把读者带进一幅幅风景画中，而且寓情于景，与人物的心境协调一致。前面举的法国教堂前青年骑士迎接主教的画面就是一例。这种情景交融的画面随处可见：卡尔在万道金光腾细浪的草地上对着火红的曙光怀旧，麦丽在萤火虫与点点星光交相辉映的夜空下游荡，艾米在午后耀眼的阳光下，在弥漫着熟透了的麦子香气的空气中骑马狂奔，把生命沿途倾泻……作者似乎对写光的色彩有偏爱。例如在麦丽的果园中，通过卡尔的眼光所看到的雪肤白衫

的亚历山德拉和棕色的麦丽在强烈的阳光下构成的美丽图画就是很典型的。还有艾米最后一次走进麦丽金光荡漾的果园,此时的景色与自觉感情已经升华的人物心境相一致,光成了主体,“光才是现实世界,而树木不过是用来反映和折射光线的间隔物”。这些画面都使人想起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作品。

薇拉·凯瑟以这本小书给了我们极大的美的享受。毋庸赘言,这不是美国拓荒者故事的全部。除了这令人神往的田园诗般的境界之外,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还有充满血污的弱肉强食的一面。从美国西部的牛仔电影中也可可见一斑。那里的主人公并不都是个个敬畏上帝、以清教徒的道德传统自律的典范,而是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所说的处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道德混沌”状态。尽管如此,这本书仍不失为写实之作,它所挖掘的仍然是在这片新大陆上留下自己的业绩的拓荒者们的精神的本质。没有这种精神,美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美国。

可惜,文字的美,特别是其中的诗意,是最难译成另一种文字的。特别是薇拉·凯瑟以简练取胜,精于选词。本来,中文比西方文字更以含蓄、简约见长,但是在翻译中为充分表达原文丰富的内涵和意韵有时却不得不牺牲简练,这是经常遇到的两难处境。本译著不尽如人意处在所难免,愿与方家共切磋。

译者

一九九六年十月 北京

## 目 次

|              |   |
|--------------|---|
| 中译本重版序 ..... | 1 |
|--------------|---|

|              |   |
|--------------|---|
| 第一部 荒原 ..... | 5 |
|--------------|---|

|              |    |
|--------------|----|
| 第二部 邻土 ..... | 50 |
|--------------|----|

|              |     |
|--------------|-----|
| 第三部 冬忆 ..... | 119 |
|--------------|-----|

|               |     |
|---------------|-----|
| 第四部 白桑树 ..... | 132 |
|---------------|-----|

|                 |     |
|-----------------|-----|
| 第五部 亚历山德拉 ..... | 170 |
|-----------------|-----|

### 附：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薇拉·凯瑟的代表作《啊，拓荒者！》

|             |     |
|-------------|-----|
| 中美的启示 ..... | 193 |
|-------------|-----|

好一片田野，五谷为它着色！

——密茨凯维支

舍瑟，中文诗英作楚辞而丽野战

——果赫美安诗录下久空普

！色着纪次谷王念畏田代一我

文 萨拉·奥恩·朱厄特

在她瑰丽而精致的劳作之中，蕴含着  
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 草原之春

黄昏、平原，  
富饶，阴沉，默默无言；  
千里沃野，犁痕犹新，  
黑重，粗壮，严酷无情；  
茂盛的麦子，疯长的野草，  
辛苦的马，疲劳的人；  
漫漫长路，空无人迹，  
落日余晖，如火将熄，  
还有那永恒的、呼不应 的苍天。  
这一切啊衬托出青春  
像火红的野玫瑰般怒放，  
像云雀在田野上空歌唱，  
像明星在薄暮中闪光。  
柔情恼人的青春，  
饥渴难耐的青春，  
激情奔放的青春，  
唱啊，唱啊，  
歌声来自沉默的唇边，  
歌声来自苍茫暮色间。



## 第一部 荒原

三十年前一月里的一天，内布拉斯加高原上狂风怒号。汉努威小镇好像一条停泊在那里的船，挣扎着不让自己给风吹跑。濛濛雪花围绕着一簇簇灰暗、低矮的房子打转，下面是灰色的草原，上面是灰色的天。住房是在坚硬的草皮上胡乱盖起来的。有的看来像是一夜之间从别的地方搬来的；有的又像是自己奔向那空旷的平原途中走散的。没有一所房子看来有长久的意思。咆哮的风不但从房子上面而且从房子底下吹过。主要的大街是一条印着深深的车辙的路，现在冻得邦硬。这条路从小镇的北头那矮墩墩的红色火车站和粮食仓库通向南头的木材场和饮马池。路的两头各有一排不整齐の木房子：百货店、两家银行、药品杂货店、饲料店、酒馆和邮局。两边铺木板的人行道上盖满了已经给踩成灰色的雪。不过到下午两点钟，开店的都已经吃完饭回来，守在蒙上一层白霜的玻璃窗后面。孩子都在学校里，街上除了几个穿着粗布大衣，帽子拉到盖住鼻子，粗里粗气的乡下人之外，已没有什么行人。有的